

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哥德 对话录

爱克爾曼 著
周學普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哥德 对话录

爱克爾曼 著
周學普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哥德对话录/(德)爱克尔曼(Eckermann,J. P.)著;
周学普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7

(世纪语文新课标必读)

ISBN 7-5327-3146-4

I. 哥... II. ①爱... ②周... III. 哥德,J. W. V.
(1749~1832)—语录 IV. I51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6579 号

本书全部内容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事先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转载、连载或复制

哥德对话录

[德]爱克尔曼 著

周学普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7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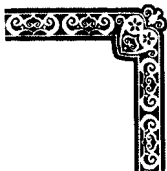
2003年7月第1版 200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册

ISBN 7-5327-3146-4/I·1835

定价:12.00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编者按

爱克爾曼的《哥德對話錄》(現多譯為《歌德談話錄》)是一部世所公認的名著,這部書不是學者或批評家所寫的研究著作,而是以優美輕清的文字,向我們描述了哥德日常生活的動靜神態,以及應事接物、隨意發揮的談話。此書不僅提供了哥德晚年生活的第一手材料,而且也是德語文學的一部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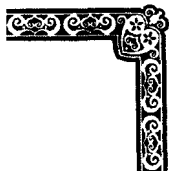
這部長達四十萬字,國內至今尚無全譯本,目前大陸通行的譯本是朱光潛先生選譯的《歌德談話錄》,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八月出版。據朱先生的“譯後記”所言,他當時“選的標準是內容比較健康,易為我國一般讀者所理解,足資參考與借鑒。原書有許多關於應酬、遊覽和個人戀愛之類家常瑣事,也有些涉及連譯者自己也不甚了然的專門知識,例如關於顏色、植物變形、地質、氣象之類自然科學方面的爭論以及一般人不常讀的歌德自己作品和旁人作品的評論,凡此種種,都只略選少數樣品,其餘就只得割愛了。譯者個人的知識和見解在選擇中也起了作用,所以涉及哲學、美學、文藝創作實踐和文藝理論及至當時歐洲一般文化動態的就選得比較多些。”因此,朱譯本是作為“外國文藝理論叢書”之一種刊布的。

早在一九三七年,周學普先生就翻譯出版了《哥德對話錄》一書,這是根據一九一二年德國柏林的弗列茲·海特爾(Fritz Heidel)書店“書友叢書”之第三種格哈爾特·梅列安(Gerhardt Merian)氏所編選本譯出,這個選本注重呈現日常生活化了的哥德,使讀者仿佛和哥德晤談,直接與其感情思想接觸,察知其內在的生活。周譯本很好地保留了這一特色,因而顯示出別樣的趣味與眼光。讀者在閱讀時不妨



将之与朱光潜先生所译的《歌德谈话录》参证比照,以窥全书之貌。该书出版后,由于接踵而来的战争,当时的影响就不大,今天更是难以再见。为了方便广大读者,本社决定重新出版此书。为保持原书风格,书中的语言表达与译名一仍其旧,“哥德简略年表”则采用了现在通行的译名,并附有原文,有心的读者可以参照。

本书的出版,得到许多爱书人——如鲲西先生、罗岗先生等——的关心与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序

爱克尔曼所著的《哥德对话录》三卷是自从发表以来被视为研究哥德的珍贵的名著,与哥德的自传《诗与真实》(Dichtung und Wahrheit)同为研究哥德者必读之书。著者爱克尔曼是一八二三年以后哥德的亲信的随从者,哥德是具有强盛的创作欲和活动力的伟人,而爱克尔曼是敏感温闲精细的文士。所以爱克尔曼所记的哥德晚年的谈话,不是学者或文艺批评家所写的客观的评论,而是仰慕师长的门人谦虚诚敬地记述的言行录;但他在这书中并不是和中国的许多理学家的语录那样专述师长的论仁义王道格物致知等等的迂阔枯燥的理论,而是以优美轻清的文字描述哥德的日常的生活的动静神态,以及应事接物,随意发挥的谈话的。所以此书除了作为哥德的内面的和外面的生活的写照有特殊的意义以外,也是一种极富有情趣风韵的德国的优美的散文。爱克尔曼的这种不朽的浩瀚的杰作,世界的各文明国都有译本,我以为我们无论从什么立场上批评哥德,这书的翻译,对于我国的读书界总之是必要的罢。我不揣简陋,于译成了哥德的《浮士德》和《铁手骑士葛兹》之后,因兴味上的关联,在前一个寒假的一个月内完成了这种翻译。

现在作为简单的介绍,将著者的生涯,本书的成立和内容略述如下:

约翰·彼得·爱克尔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在本书的绪言里载有详细的自传。他于一七九二年生于汉堡东南的留纳堡(Lueneburg)的小邑文森(Winsen)。父亲是贫穷的小贩,母亲是个织工。他小时为人牧牛,连受小学教育的机会都没有。十四岁时为乡里的有力

者所赏识,得与上流社会的子弟同习法文,拉丁文,音乐等;十六岁受坚信礼后,做某司法官的书记生,其后四年间辗转服务于两三个官厅;一八一三年做志愿兵而参加自由战争,翌年归乡。从军中得欣赏荷兰的名画的机会,打算做个画家,而为才能和境遇所不许;乃入汉诺威邦的陆军部任事,生活得以安定。但好学心切,二十五岁进汉诺威高级中学,学习古语;又得二三保护者的援助,一八二〇年进格丁根大学,学法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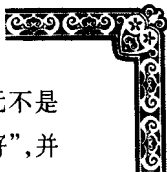
他以前从军中读了爱国诗人德沃陀尔·克尔纳尔(Theodor Körner)的诗集《琴与剑》,被唤起了作诗的兴味,因更博览德国种种的文学的杰作,尤耽读哥德的作品。在格丁根求学数年之后,对于法律的研究渐渐生厌,乃决心以文笔立身。一八二二年三十岁时离开格丁根,侨居汉诺威郊外,著《文学论,尤其是关于哥德》(Beiträge zur Poesie mit besonderer Hinweisung auf Goethe)。他以前曾经以处女诗集赠与他素所钦敬的哥德;此次为了这种新著的出版,希望由哥德介绍于有名的出版家科达(Cotta)印行,因此于一八二三年五月末冒暑徒步到魏玛尔访问哥德。哥德非常欢迎他,留他住在魏玛尔。他以后就成为哥德的门人和秘书,直至一八三二年哥德逝世为止,几乎常在哥德的身边。

哥德曾经说过:“他是个温雅,敏感,明达的人。”又说:“精神极其纯洁正直的他,天天在增广知识和眼界,对于我的事情都很感兴味而鼓励我,无论何时,我总觉得是个难得的人。”老耄的哥德能够完成了《诗和真实》以及《浮士德》,也多赖爱克尔曼赞助鼓励的。

爱克尔曼,如同前面已经说过,不是富于创作力的怎么伟大的天才,而是较为被动的谦虚温和的文士。他勤勉好学,而有玩弓箭和养小鸟等等多方面的嗜好。我们在《与哥德的谈话》里可以看出:他有了如何善于领会体味别人的无论什么高深的言论的特异的才能。

他在哥德死后,还在魏玛尔住了二十余年,一八五四年逝世,享年六十二。

如同他自己在两篇序文里说明,他把和哥德亲近的九年之间的哥德的言行随时精细地记述,虽然其中——尤其是第三卷,有些是依



不甚确实的记忆而补充,或把好几次听过的话凑合而成的,但无不是虚心忠实的叙述。哥德自己也阅读了一部分的稿子,说是“很好”,并且囑他于他死后发表此书。

又他的序文里也有说明:第三卷之中有一部分是用以后的一位大公爵卡尔·亚历山大的师傅杪莱的记录补充的。

一八三六年由莱比锡的勃洛克蒿斯(Blockhaus)书店刊行《一八二三至一八三二年之间与哥德的谈话》上下两卷,一八四三年出了补遗一卷。

爱克尔曼说:“我想,这种对话之中不但有关于人生,艺术和科学的许多说明和许多贵重的教训,而且这样的日常生活的素描对于人们已经从哥德的种种作品而想像着的面容的调整上会特别有所贡献罢。

“但在另一方面,我并不以为内面的哥德就此被充分地表现着。有人把这个伟人比做随不同的方向而放不同的色彩的多方面的金刚石,是极妥当的。所以如同他因处境的不同和相对的人的不同而显得不同那样,我在我的场合,不妨极谦逊地说这是我的哥德罢……”这些话里流露着著者的写作的主意和纯情。

哥德是莎士比亚般多方面的活动的伟人,他精敏地观察,深刻地思想,刚毅地行动,黽勉地进取,将修养所得的非常丰富的经验雄浑地表现为具有完美高雅的形式的诗文;因此他的作品,仿佛大自然一般宏远深广繁复,读者与之相接,只惊叹其如万汇在其中生息争竞而演行着无穷的变化那样光华绚烂,而不能窥测其被如何运心缔造而成的经历。此书以圆熟期的晚年的哥德的闲适的日常生活为背景,叙述他的过去和现在的动静,思想,感情,应事接物的态度,关于人生,科学,艺术,政治,宗教等的见解,以及许多作品的成立和内容,使吾人明白他的时代的情形,他从各方面受了如何的影响,形成了怎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的思想如何演变,他如何始终不懈地刻苦进取,他有了如何的优点或缺点,精神上有了如何的矛盾和烦闷,他的作品是由如何的快乐和辛酸的经验而写成的。因此此书不仅使读者由哥德受到知识和思想上的教益,而且仿佛和哥德晤谈,直接与其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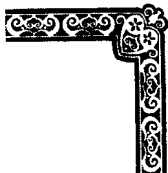


情相接触，而察知其内面的生活。所以此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引人入胜的魔力。

但原书是数十万言的巨著，其中含有现今已被忘却的人物，书籍的批评，色彩学等的过于详细的说明，或太偏于专门的乏味的冗长的谈话等等，对于一般的读者，不免过于烦累；一九一二年柏林的弗利兹·海特尔(Fritz Heidel)书店的《书友丛书》之第三种格尔哈尔特·梅列安(Gerhardt Merian)氏所编成的选本，简单而扼要，本译文便是依据这种选本译成的。

译者识

一九三六年三月五日于青岛。



著者的序

关于第一卷和第二卷

这种和哥德的对话集,大部分是从我想把我以为有价值或以为珍异的经验记下来而理解之的那种天生的倾向而生出来的。

加之,不论我在和这位伟人初会的时候和在与他共同过了几年之后,我都不时需要教益。因此我想为我的将来保存计,喜欢把他所说的话的旨趣记了下来。

可是我想起在九年之间使我欣幸的他的言语之丰富,想起现在从其中所写成了的分量之微少,我觉得我像是个要想把润爽的春雨收集在张开的两手里,却把大部分从指间漏了的小孩子一样。

然而世人常言道“书有书的命运”,这句话可以适用于书的成立及其后向广大的世界里的出现;同样地也可以用这句话来论这本书的成立罢。常常因为星运不好,生病,事务和日常生活的种种烦累,连一行都写不成而过了几个月的事情也有过。然而星运好起来,健康,闲暇和要写的心境凑合而再能愉快地进展的事情也有过。又在长久的同居之间哪里会不时有些无意味的事情的呢?又哪里会有常能将“现在”适当地评价的人呢?我说这样的话,是尤其要为了如果读者喜欢依时日的先后而读下去的时候会发见的许多显明的罅隙而道歉的缘故。在这样的罅隙之中有许多被遗漏了的有益的东西,尤其是哥德关于他的广大的范围中的朋友们和关于种种的现存的作家们的作品所说过的许多有益的话——虽然同样的别的话是被记录



着。但如同已经说过,书籍,就是在其成立之间就已经有它们的命运的。

可是我为了我在这两卷里得整理写成了的,大概可看做我的生涯的装饰的东西而诚挚地感谢上帝。不但如此,我甚且颇自信;世人也会感谢我的记录罢。

我想:这种对话之中不但有关于人生,艺术和科学的许多说明和许多贵重的教训,而且这样的日常生活的直接的素描对于人们已由哥德的种种作品而想像着他的面容的调整上会特别有所贡献罢。

但在另一方面,我并不以为内面的哥德就此被充分地表现着。有人把这个伟人比做随不同的方向而放不同的色彩的多面的金刚石,是极妥当的。所以如同他因处境的不同和相对的人的不同而显得不同那样,我在我的场合,不妨极谦逊地说这是我的哥德罢。

这句话,不但可用以说他对我如何显现,尤其可用以说我能把他如何地理解和再现了的事罢。在这样的场合是有反射起来的。又在通过他人之中的时候,另一人的特殊的形态不被失去,别种东西不混入其中那样的事情是极稀少的。劳豪(Rauch),陶厄(Dawe),石提勒(Siler),达维特(David)的哥德的肖像都是极真实的;但多少总带着作画的个人的特色的。关于具体的东西既然也可这样说,那么关于不能捉摸的,难以接触的东西便尤其是可以这样说罢!可是我想:在我的场合,无论是怎样,凡是或由知力,或由与哥德的个人的交际,而能判断这个对象的人,总不会忽视我的务求忠实的努力罢。

在这样大部分关于对象之看法的预告之后,关于作品的内容,我还想在这里说如次的话。

真理这种东西,就是关于个个的对象,也决不是微小的,狭窄的,被限制的东西。相反地,即使是单纯的东西,也同时是扩大的东西,正如同深广的自然法则的,多样的呈现那样,不容易表现得尽的。这不论用肯定,或将肯定与肯定重叠,或有肯定和否定,都不能表明,却要合用此等一切才能达到类似的的东西的;何况是真理本身呢?

试举一例:哥德论诗的种种谈话,常常有偏颇的,甚至于常常有显然的矛盾的面容。有时尊重世间所给与的题材,有时却尊重诗人



的内心。有时注重题材,有时注重运用的方法。有时重视完成了的形式,有时全然轻视形式而重视精神。

不过这样的一切肯定和否定,都是真理的一面,相合而表现本质,趋近真理本身。因此,我慎重注意,把在这样的场合和在与此类似的场合,因动机不同以及年月时间的不同而显现的,这样的一见相反的话也记述在书里了。我在这种场合,一概委之于不为个个的东西所迷误,着眼于全体,而能把一切都妥当地整理融和的有教养的读者的判断和理解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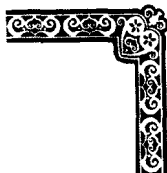
又读者大概会遇见一见好像是琐事的许多事情罢。但如果仔细观察,而察觉了这样的琐事,也往往含有重要的事情,又常常成为以后出来的事情的基础,或是有益于向性格描写附加一笔的,那么即使不被尊重,也会承认是不可缺少的东西的罢。

我就此向这种我长久宠爱的书告别而送它入世间去,希望它前途顺适,能鼓舞推广许多善事。

一八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于魏玛尔

约翰·彼得·爱克尔曼



第三卷的序

我在眼前看见这种久经约定的我的《哥德对话录》的第三卷终于完成了，深深感觉到战胜了巨大的障碍的欣喜。

我的立场是很困难的。好像是不能藉今日吹着的风行船，而不得不非常坚忍地几星期或几个月等候往时吹过那样的顺风。幸亏写成最初两卷的时候，可说是趁着顺风走的。因为当时刚才听过的话还在耳里响着，被和那位可惊的人的直接的交际所感奋，因此似乎乘着翅膀而被运到了目的地似的。

可是在那种声音已经消逝了好多年，那种亲自接近的喜悦也遥远地离开了的今日，只在静思默想而历历地想起过去的时候，只在过去开始复活，他的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人格的面容，虽然远远地，却显明地和浴着中午的太阳的山脉一般浮现在我的眼前的时候，才能够得到那种急切地需要的感激。

这样地，从接近那位伟人的喜悦生起了我的感奋，他的思想的连续和言语都一一和昨天的东西似地历历苏生了。活的哥德再在那边显现了。他的特异的无比地可爱的声音再在我的耳里响了。晚上穿了燕尾服，佩了勋章，浴着他的房间里的明亮的灯光，杂在会众之间嬉笑欢谈的他，我又在面前看到了。或者是在某一个晴爽的日子，他穿了褐色的上衣，戴了青色的布帽，膝上盖了淡鼠色的毡子，和我并坐在马车里。他的面庞是和新鲜的空气似地被阳光晒成了健康的颜色。他的才气焕发的谈话威压了车轮的嘈音而向外流出。或者是在晚上，我被引进幽静的被烛光照着他的书斋里去。他穿着绒布的睡衣，以往时快乐的日子那样的安闲的神情和我向桌对坐。我们谈



论大大小小的事情。他向我披沥心里的最高贵的种种，我的精神触到他的精神而燃烧起来了。我们两人相互之间是极雍睦而相融洽。他过桌上伸过手来，我握了他的手。其后我似乎举起了旁边的满满的杯子，越过酒而凝视他的眼睛，默祝他的健康而干杯。

这样地，我和他宛如活人一般地交际，他的话再和以前那样响着了。

不过我们虽然回想逝去了的恋人，这往往也被现实生活的喧嚣所妨碍，几星期几个月之间不过一忽儿。又觉得逝去了的恋人宛如复活了那样的快乐的默想的瞬间是不甚多的。这样的事情是人生的常态，我对哥德的关系也是这样。

往往我的心神被日常生活所烦扰，对于他变成无感觉的样子，又他也不向我的精神说什么话而好几个月过去了。又来了我的心情里不生芽不开花的荒懒的几星期或几个月。那时候不得不坚忍地无为地过日子。这是因为写不得什么好东西的缘故。我不得不等待“过去”在我的心里历历地浮现，在我的心里有足以为哥德思想和感情回来寄居的佳寓那样高广的精神力和感官的宽裕。这是我作为对象的是一个伟人，若有所毁损是不行的。要使描写正确，不可不要他是个有极温闲的心情和有清澈的有力的精神，具有高雅的人格和平素那样的威严而出来——而这决不是容易的事啊！

他和我的关系是一种特异的非常微妙的。这是弟子对于师长的，子对于父的，教养贫乏者对于教养丰富者的关系，他把我引入于他的世界里，使我参与高贵的生活的精神的和肉体的欢愉。我常常在一星期中只在晚上访候他一次；也常常几乎每天访候他，在白天或与多数会众一同，或只二人相对吃饭。

他的谈话是和他的作品一样地色样繁多。他常是同一人，也常是另一人。他或被伟大的理念所充满，话言丰多无尽地涌出。他的话往往和满开的春天的花园似的。在那样的时候，观者是被异样的华美所幻惑，连一个花环都不会想做。反之，他好像精神上蒙着烟雾那样地沉静寡言的时候也有。不但如此，他好像充满了冰也似的，好像烈风在冷冽的霜雪的原野吹刮似的时候也有呢。又有时遇见他，

他仿佛是林中的歌唱者一齐从树丛或篱笆向我们传送欢声,杜鹃在青空中啼着飞过,小溪在开花的原野里潺潺地流去,那样晴朗的夏天的日子似的。在那样的时候,他的谈话是畅快的。在那样的时候,在他的旁边是可喜的,听他说话,觉得心神旷逸。

冬天和夏天,老年和青春,似乎在他的心里常在斗争,常在循环似的。但在七八十岁的时期的他,青春常常回复势力,极少如上述的秋冬的日子,是值得惊叹的。

他的自制力是伟大的。而且这种自制力形成了他的天性的主要的特质。他的克己是使他自由地运用材料,使他给他的一切的作品以那样可惊的艺术的完成(Kunst Vollendung)的那种高贵的审慎(Besonnenheit)的姊妹。正惟因为这种性质,他不论在许多著述里和在许多谈话里,都常常拘谨而多顾虑。可是凑巧地一遇有更有力的魔力在他心里发动,那种自制力离弃了他的时候,他的谈话便和从高处奔泻的溪流似地滔滔不停地连续。在那样的时机,他说出了心中最大最善的东西。又他的旧友说他所说的话胜过他所写的话,这大概由那样的瞬间而可理解的罢。马蒙德尔(Marmontel)论迪特罗(Diderot)说:只凭著述而理解迪特罗的人是一知半解的人;迪特罗在说话起劲的时候,却是无人可及,使人迷醉的。

如果在这些对话里可算是从那样的欣幸的瞬间收得了许多东西,那么我以为其中的好些地方有了哥德的人格的两——一种对于我的,一种对于一个年轻的朋友的——反映着的这种事情似乎有益于此事不少。

怀自由思想的民政论者日内瓦的梭莱(Soret)氏一八二二年被招聘到魏玛来做大公爵的师傅,从那年起至哥德逝世的那年为止同样地和哥德亲密地交际。他常常在哥德家里吃饭,又常常被邀请参加哥德家里的夜会。而且他的自然科学上的见识给了他们两人以许多接触点,他们互相作长久的交际。高明的植物学者梭莱整理了哥德的结晶体,而他的植物学上的见识使他能够把哥德的《植物形态论》译成法文,因此大大地把此书推广于世间。又因为他服务于宫廷的缘故常常和哥德接近,或偕了公子殿下,或受了大公爵或大公爵夫



人的委托而访问哥德。

桀莱把这样的亲密的接触都时时记入于日记里，又数年前恳切地把从其中编集了的小小的草稿交给我，而且说我可以把最好最有兴味的东西依年代先后编入我的第三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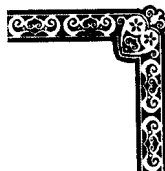
这种用法文写的记录，随着著者的多忙的生活的容许，或是详细，或是粗杂而有所遗漏。但通览他的草稿，没有一个问题不是哥德和我之间重复地详论过的，所以我自己的日记正适于补充桀莱之所记者，填塞漏孔，详示原来往往只是暗示的东西。但把桀莱的草稿作为基础或多多地利用了对话，一概都于日子上加 * 印以表明之——最初的二年间尤其如此。这是为了要把只是我自己的，除了少量以外从一八二四年至一八二九年的全部以及一八三〇年的大部分的记述区别出来的缘故。

此外我只希望这种我长久宠爱的第三卷能和最初的两卷一样博得赞誉。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于魏玛尔

约翰·彼得·爱克尔曼



目 录

编者按	1
译者序	1
著者的序	1
第三卷的序	1

一八二三年六月十日 星期二 在魏玛尔	1
--------------------------	---

他的脸是强劲,棕色而多皱纹,每条皱纹都充满着表情。而且在任何处都有着这样的笃实,刚毅,这样的安静和伟大!……我在他身边,觉得莫可名状地舒适,我感到安心,如同经过许多辛苦和长久的期望之后而终能如愿以偿的人所感到的那样。

一八二三年六月十一日 星期三	3
----------------------	---

我们再互相接近些定是更好罢。我希望再多见你和你谈谈。但因为一般的事情范围过广,所以我就想到了某种特殊的事情,我以为这是作为媒介物可以用作结合点或话题的。

一八二三年九月十五日 星期一 在叶那	4
--------------------------	---

请你这个冬天住在魏玛尔试行,你将会惊异,你在明年复活节时已经进步了多少。我的手里有着最好的参考资料,我可以把任何事物的最好的给你。然后你可以终身基础稳固,悠游宽适,而能